



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

扣开历史之门·尽揽经典魅力

六

无名氏◎编著

说唐演义全传

《说唐演义全传》以瓦岗寨群雄的风云际会为
心，铺叙自秦彝托孤、隋文帝平陈统一南北起，到唐
李渊削平群雄、太宗登极称帝止的一段故事。不拘泥
于史实，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学色彩。



辽海出版社

◇中国十大历史演义小说◇

说唐演义全传

[清] 鸳鸯渔叟 校订

张羽 校点

六

辽海出版社

第五十八回

殷齐二王计害世民 尉迟敬德御园演功

诗曰：

弟兄何事起风波？骨肉伤残天性无。
万事算来皆有命，徒然暗里费工夫。

当下高祖又看到尉迟恭的名字，就想着日抢三关，夜劫八寨，三跳红泥涧，鞭打柴驹马，不觉勃然大怒道：“此贼来了么？不许朝见，速速斩首，以报驹马之仇”众校尉领旨，忙将尉迟恭衣衫剥下，立刻花绑了，只等行刑旨一下，就要开刀了。那秦王一见，老大着忙，跪将过来叫声：“父王，尉迟恭打死姊夫，抢关劫寨，本该处斩，但此时也是各为其主。后来投了儿臣，御果园独马单鞭来救臣儿的，



功劳也可准折得过，望父王开恩。”高祖闻奏，心中一想道：“他既肯赤身露体，不避刀枪，前来救驾，也可饶他一死。”高祖尚未传旨，只见大太子殷王建成，三太子齐王元吉，满面怒容，如有妒忌之意。因此，当初志公禅师有诗为证：

朝走西来暮走东，人生却似采花蜂；
采得百花成蜜后，到头辛苦一场空。

看官，你道说书的为何道此四句？只因那唐高祖皇帝的大太子建成，差了主意。你是东宫大太子啊，那座万里江山怕有何人抢了去？白白里空做一番死冤家，皇帝倒没得做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再讲那殷、齐二王，见世民带这许多英雄，又百般夸功，父王又轻易听信，只得上前奏道：“父王，莫听世民之言，臣儿细想尉迟恭之功，其中有假。”高祖便问：“焉见得其中有假？”建成道：“臣儿闻得单雄信名扬四海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尉迟恭单鞭独马，又不穿衣甲，如何战得他过？”元吉也奏道：“父王，臣儿也有一说，向闻得御果园离澄清涧有五里足路，徐勣虽然马快，往还就是十里路。那单雄信莫说是有名的大将，就是略有小本事的将官，十个世民也





被他结果了，所以，知他这功劳是假的。如今世民这般护卫他，实系蓄心不善，故此收罗这些亡命之徒，日后定然扰乱江山。依臣儿之见，不若速斩尉迟恭之首，以报姊夫之仇。这些众将人马，速调他方，若留在长安，只恐为祸不小。”

高祖闻言，未曾开口，早见班部中闪出一个官，紫袍金带，执笏当胸，上前奏道：“臣兵部尚书刘文静，有事奏闻陛下。”高祖道：“奏来。”文静道：“臣闻，有功者必赏，有罪者必罚，赏罚分明，而使天下之人皆愿立于我朝。今四海英雄纷纷投唐，多感主上圣明，故皆不避艰险而来。今若念其旧仇，来必处死，是反来投坑了。血洗沙场苦战，都把那性命来换的功劳，皆指望封妻荫子，耀祖荣宗，今一旦远调不用，臣恐闭塞贤路，反不如战国齐桓公了，望陛下休听二王之言，臣之胜幸甚！”殷、齐二王又奏道：“刘文静与他同党，望父王拿下才是。”秦王奏道：“不必疑惑，尉迟恭在御果园救臣儿是真的，莫听王兄御弟之言。父王若不信，可叫尉迟恭演这一功，与父王观看。”建成道：“如要演，可在御花园中，也要照样离园五里，尉迟恭去洗马，也要徐勣去唤，往还若差了些儿，其功尽假。”高祖准奏。又问单雄信何人去扮，元吉道：“臣儿手下有一



王云可去扮。”高祖道：“好。”把以下三十四人尽封总管，明日御花园演功，就此退朝。众官回府不表。

再说殷、齐二王回到府中，元吉叫声：“王兄，你看世民今日回来，这些将官一个个如龙似虎，日后父王归天，这座江山谅来我与你无分。故此，方才在父王面前，将那些官算计得一个，明日就少了一个。但为今之计，欲图日后得江山，不如今日先除世民。”建成道：“计将安出呢？”元吉道：“趁明日在御花园演功，就叫王云前去杀了世民，这天下还怕何人得了去？”建成道：“御弟之言虽有理，然杀了世民，父王必定追究，万一王云说将出来，这却如何是好？”元吉道：“做王云不着，待王云成事回来，就也是一刀把王云杀了，便死无对证了。虽然苦了王云，要做皇帝也管他不得。”建成大喜，就吩咐唤王云。

那王云身長八尺，青脸黄须，却与单雄信相貌一般，自幼习学枪棒，武艺精强，善使一把大砍刀，只因打死了人，逃在殷王府中。一时闻唤，来到里边，说声：“二位千岁在上，王云叩头。”二王道：“王云，自古道：‘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。’孤今日有用你之处，你敢去么？”王云道：“啊呀，千岁爷！俺王云若没有二位千岁爷相救，死于陕西多时了。虽粉身碎骨，也难报千岁的大恩。今日用俺之处，



自当不避水火。”殷、齐二王道：“好一个王云！明日尉迟恭在御花园内演功，先有二太子秦王在园内游玩，要你假扮单雄信，可把二太子秦王杀了。我把西苑贵妃赏你为妻，日后孤登九五，封你一个大官，你须要用心前去。”王云初时只道干别样事情，大呼小叫道：“俺去！俺去！”一听见杀秦王，声也开不得了，两只乌珠只管看，口里舌头吐了出来，再也缩不进去。元吉道：“好王云，莫非怕死了，不敢去么？”王云道：“千岁爷要杀那尉迟恭呢，俺便就去；若杀二太子，这个小人怎敢？”建成道：“王云，你若杀了二太子，有事都在孤身上，包管你无事。孤日后做了皇帝，你就是个大大的开国勋臣了。你用心前去。”王云只得依允。不表。

次日，高祖摆驾到御花园去，在万花楼上聚齐文武百官，要看尉迟恭演功。那尉迟恭朝散回来，闷闷不乐，黑、白二夫人问道：“相公今日回来，面带不悦之色，却是为何？”尉迟恭道：“二位夫人有所不知，只为明日十二月初一日，高祖有旨，要演昔日在洛阳御果园救驾的功劳。今当天气寒冷，怎生下水洗马？不要说道救驾，就是冻也冻死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黑氏听说，忽然想起说道：“相公不必心焦。前日在洛阳，李靖老爷临去的时节，曾送你一丸丹药，叫你



到十二月初一日同烧酒服之，可避大难，如今果有大难，服之想来不妨。”敬德闻言大喜。当夜不表。

到了次日，先吃了些酒饭，然后吃药。那药不吃犹可，一吃下去，啊唷唷，身上好似火烧，心中却象油煎，汗淋如雨，胜于六月炎天。他就上了乌骓马，提了竹节钢鞭。离王城有一御河，旁边有一条桥，名曰御河桥。他就除下了乌金盔，卸下乌金甲，把马去了鞍，自己又脱了衫袄，往河中一跳，滚来滚去，好不燥皮。自己洗了一回，然后牵马在河中去洗，暗暗的嘱咐道：“停一回，若有奸臣贼子，全仗你的威风。”那边桥上立着许多人来看，起先都与尉迟恭担忧，后来看他在水中好似滚水热汤，不冷的一般，大家惊异，不表。再说那尉迟恭在御河桥下洗马，全靠了李靖这丸丹药，故此毫不受冻，只等徐茂公从御花园来请他救驾，此言慢表。

再说那高祖便问：“今日演功，那假单雄信可曾端正了么？”元吉道：“臣儿端正多时了。”高祖就命秦王同徐茂公先到御花园游玩。二人领旨，下了万花楼，来至下面。茂公道：“主公，今日演功，却要带了刀去。臣有一言叮嘱，主公着实要仔细提防，那王云不是善良之人，小心为主。”秦王道：“孤晓得了。”说罢，就提了定唐刀，同茂公上马，也往假



山上去，指手画脚的观着。

再说那元吉，就唤王云吩咐道：“你不可忘记了我的言语。”王云应声：“晓得。”上马提刀要行，被秦叔宝一把扯住。元吉道：“万岁在楼上要看演功，你好大胆，为何扯住了王云？”叔宝道：“三千岁，岂不晓得那单雄信用的是金顶枣阳槊，不是用砍刀的，故此扯住，叫他换了槊去。”元吉道：“兵器总是一样的。王云，即是这般说，换了槊去罢。”王云不敢争执，就换了槊。那番提槊上马，来至假山，大叫一声：“呔！唐童，俺假单雄信来也！”这一声喊响，那秦王是防备着的，听见一个“呔”字，就往山下一跑。王云随后赶来，徐茂公慌忙上前，一把扯住了假单雄信的战袍，假作慌张之情，说声：“单二哥，不可动手。”王云变着脸道：“我与你什么朋友？”说罢，即拔腰间所佩的宝剑，耍的一剑，把袍割断。茂公也不等他割断，把手一放，竟拍马出园，飞奔往御河桥来。离桥还有半里路，就叫：“救驾！”那尉迟恭是有意等候的，把眼不住的望着那条通御花园的来路，远远一闻茂公的声音，他就飞上了乌骓马，举了竹节钢鞭，豁喇喇一马径往御花园来也，大叫一声：“勿伤我主！”这一声喊，犹如青天上一个霹雳。那王云用刀惯的，用槊实不便。也



是秦王福大，那王云赶着秦王，见秦王往假山后团团走转，举槊便打。秦王大惊道：“不过在此演功，只当玩耍做戏一般，你怎么认起真来？”王云睁着两眼，喝着：“谁与你玩耍做戏来？此当真要来取你命了！”说罢，就要的一槊打来。秦王大怒，骂道：“好贼子！怎么当真起来？”遂把定唐刀一架，来战王云。那秦王哪里是王云的对手，只得又走，王云随后又赶上来。正是：

贪图爵赏高官显，不顾君王礼数深。

再不道尉迟恭忽然就到。那高祖在万花楼上观看，见尉迟恭人不披甲，马不备鞍，果然单鞭独马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声如霹雳，心中大喜。又见王云初时还好，后来十分无礼，看看要伤秦王，高祖心中有些发恼。看见尉迟恭到来，心中放宽。尉迟恭大叫道：“勿伤吾主！”王云看见尉迟恭赶到面前，遂弃了秦王，举槊望尉迟恭劈面打来。尉迟恭把鞭往上只一架，王云哪里招架得住，早被尉迟恭一鞭结果了性命。三人齐来复旨，高祖看见尉迟恭赤身跑在楼下，一些寒冷也不怕。回头见程咬金不住的发抖，不想早上吃了李靖的丹药，犹如得了发



抖病一般，满身寒栗，抖个不住。只见建成奏道：“尉迟恭无礼，打死王云、望父王正罪。”秦王亦奏道：“今日虽只演功，王云却认真要害臣儿，幸亏尉迟恭赶来救驾，望父王开恩。”高祖心下明白，不说出来。遂下旨道：“依秦王所奏，封尉迟恭为总管，就此回宫。”尉迟恭家将就取衣服来，与尉迟恭穿好，各回衙门。自此无事，足足平安了一年。

不道高祖内苑有三十六宫，七十二苑，内有二宫，一名曰：“庆云宫”，乃张妃所居；一名曰“彩霞宫”，乃尹妃所居。这张、尹二妃，就是昔日炀帝之妃。只因炀帝往扬州看琼花不回，召裴寂问圣驾几时回来，那裴寂也是袁天罡、李淳风之流，深知阴阳，便奏与张尹二妃知道，说：“圣驾是有去而无回的了，况今真主已出，将当治世。”二妃忙问道：“你知真主是谁？”裴寂道：“就是李渊。”二妃见说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见李渊堂堂仪表，凛凛威风，实有人君之度，况兼士庶敬服，裴寂之言不谬。”那番，二妃就用一个美人计，召李渊到宫，赐宴灌醉，将他抬上龙床，陷以臣奸君妻之罪。李渊无奈，只得依从二妃。登了大位，这张、尹二妃终是水性扬花，怎耐得高祖数月不幸其宫，岂无怨望之心？这一日，张妃来望尹妃，说道：“姊姊，我们把皇帝与李渊做了，指望不时取



乐，谁想他忘恩负义，一年中来我宫中不上十次，耽误了我们的青春，怎比昔日炀帝雨露均沾，怜香惜玉，几多恩爱。如今算来，足足有三个月不睬我们了，亏姊姊耐烦得过。”尹妃笑道：“贤妹，我岂耐烦得过？我如今又有惜玉怜香之人，不要那昏王与我缠账。”张妃道：“姊姊，你休得骗我，岂不晓：

小犬隔花空吠影，深宫禁院有谁来？”

尹妃道：“我不骗你。”张妃道：“既不骗我，更有何人快快说与我知，万事全休，不然，与你同去面君。”尹妃道：“你不要着忙，我细细说与你知。那惜玉怜香之人，不是一个，却是两人。我这里正分析得开，竟分惠一个与你去受用如何？”张妃笑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姊姊是大恩人了。请问姊姊，究竟还是何人？”尹妃被他盘问不过，只得说道：“贤妹啊，那惜玉怜香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太子建成。那一日，我在御花园游玩，不道撞见了，被他说了几句伤心话儿，又道日后天下定是他的，登基之日，就立我为正宫皇后。我被他歪缠不过，只得应允了一声。是夜，竟到我宫中来，我本不肯纳他，怎当他这一副老面皮。”那尹妃说到此处，就住了口不



说了。那张妃巴不能够要听这风情月兴之言，见他住了口，忙发急道：“姊姊，到底你从不从，快快说来。”尹妃掩口微笑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久旷之人，只得和他做了羞人的事儿了。”张妃道：“原来如此有兴。我还要问你，你说两个，那太子建成只得一人，那一个又是何人也敢到此？”尹妃道：“那一个么，只为这建成太子与我如此如此，却被三太子元吉察知其情，日日也来此鬼混。如今，现在龙床上睡着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分身不开，你与我代代劳罢。”一把扯住张妃就走。张妃假做不肯，被他扯到里边。尹妃推醒元吉，叫声：“不怕羞的人娘贼，快些起来！又有一位替代我的心肝来了！”元吉正在酣睡，却被尹妃推醒，骨碌一声爬将起来，抱住了张妃，心中大喜，上前抱住；“啊唷！我那活宝的美人啊！快快救我一救。”张妃面涨通红，心中十分欲得，外貌假做不肯。那尹妃含笑，殷勤在旁，十分相劝。张妃带笑，半推半就，与元吉成其好事。正是：

皆因贪恋施云雨，做了襄王入梦中。

张妃与元吉相偎相抱，十分恩爱。这番好事才完，不当不底，正逢建成来到。忽见元吉和二妃笑



做一堆，建成不觉勃然大怒，拔出腰间所佩之剑，欲杀元吉。尹妃连忙止住，就将此事说明，各人大笑。是日治酒作乐，按下不表。

再说秦王因出兵日久，记念王姊，往后宫相望。姊弟二人见礼坐下，秦王问道：“王姊，小弟自从出兵在外，不知王姊安否？”公主叫声：“御弟，自从你驸马姊夫亡后，做姊姊的何曾跨出宫门，一味总受凄凉。也是为姊的命该如此。”就吩咐侍儿治酒席留饮，至晚才散。秦王别了王姊，一路出宫，打从彩霞宫走过，听得音乐之声，只道父王驾幸此宫，便问宫人道：“万岁爷在内么？”那宫人见是秦王，不敢相瞒，便说道：“三千岁，里面不是万岁爷，乃太子也。”秦王闻言大惊，连忙摇手，叫声：“不要声张！”轻轻往宫内一张，果见建成搂抱尹妃，元吉抱住张妃，在那里饮酒作乐。秦王不见犹可，一见之时，就惊得半死，只叫得一声：“罢了！”欲待冲破，恐怕扬此臭名出去，况是嫡亲手足，如若声张，他性命决然难保。千思万想，一时无计。正是：

恐防手足伤天性，不敢称扬丑恶名。

毕竟秦王怎样禁止建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李世民宫门挂玉带 尉迟恭屈受披麻拷

诗曰：

天命归唐在世民，建成元吉枉劳心。
仁君自有群英护，鸩酒虽凶计不成。

当下秦王见此丑事，不敢冲破，想成一计道：“嘎！有了！不免将玉带挂在宫门，二人出来，定然认得，下次决然不敢胡为，戒他下次便了。”就向腰间除下玉带，挂在宫门，竟自去了。不表。

再说建成、元吉与张、尹二妃调笑戏谑了一番，二妃道：“二位千岁，天色已晚，恐有嫌疑，请各散去，明日再会罢。”建成、元吉依允。二妃相送出宫，抬头看见宫门首挂下一条玉带，四人大惊。二





王把玉带仔细一看，认得是秦王世民腰间所围的，即失色道：“这却如何是好？”二妃道：“太子不必惊慌，事已至此，必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”二王大喜，出宫不表。

次日，高祖驾坐早朝，设立两班文武，黄门官传旨：“有事奏事，无事退班。”道言未了，只见内宫走出张、尹二妃，俯伏在地，哭奏道：“臣妾二人，昨日同在彩霞宫相聚闲谈，忽有二太子秦王闯入宫来。臣妾见他醉酒，问他何处留饮，他回说后宫相望王姊，故尔吃醉，继后把臣妾十分调戏，现扯下玉带为证。”就把玉带呈上来，高祖一见，正是：

怒从心上腾腾起，恶向胆边勃勃生。

便叫：“美人且回宫去，待孤处置畜生便了。”传旨宣秦王上殿。秦王来至殿上，俯伏道：“臣儿朝见父王，愿父王万岁！万万岁！”高祖一看，见他腰间所系是金带，便问道：“玉带何在？”秦王道：“昨日往后宫相望王姊，留在王姊处了。”高祖道：“好畜生！怎敢瞒我？做得好事！”就命武士拿下，用龙凤剑速速斩来。众武士一声领旨，上前将秦王绑了，推出午门。有徐茂公、秦叔宝、罗成一齐跪下，奏道：



“臣等不知万岁何故要斩秦王？”高祖也不好说出宫内之事，只说：“为玉带一事，问这畜生便了。”叔宝又奏道：“万岁，这玉带小事，可念父子之情，赦其一死，且将他下在天牢，待等日后有功，将功折罪便了。”高祖道：“本该斩首，今看秦恩公面，将这畜生与我下入天牢，永远不许出头！”众武士领旨，将秦王押入天牢去了。

这消息传入后宫，公主不知端的，细细打听，方知秦王为失了玉带下入天牢，心中一想道：“多是因望我而起的祸端。”竟拿柴绍之带来救秦王。”那公主终是妇人家见识，不顾前后，遂出宫见驾道：“女臣儿朝见父王，愿父王万岁！万万岁！”高祖道：“汝孤孀寡妇，今有何事出宫见父？”公主道：“女臣儿无事不敢出宫，只因昨日御弟秦王进宫相望女臣儿，失落玉带一条在女臣儿宫中，又闻秦王下入天牢，故送玉带前来。”把玉带送将上去。高祖一见，心中大怒道：“好贱人！你丈夫柴绍的玉带，怎敢欺瞒孤家？孤家晓得你与这畜生一党。”命彩女宫娥将公主凤冠蟒袍除下，永不许出宫朝见。那公主一见父王发怒，羞得满面通红，自知无礼失见，却被父王识破机关，遂含忿触阶而死。正是：